

9个真实到冷酷，却在绝望里透出温暖的故事 9篇写给这残酷世界的柔软战书

每一个成年人 都是劫后余生

活着，就是一场漫长而柔韧的战斗，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

卢岚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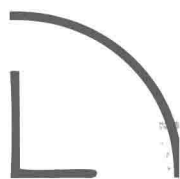
实力派作家 编剧 卢岚岚 全新力作

著名作家 刘震云 白烨 宁小龄 鼎力推荐

作家出版社

每一个成年人
都是劫后余生

卢岚岚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 / 卢岚岚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063-8235-9

I. ①每… II. ①卢…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0120号

每一个成年人都是劫后余生

作 者: 卢岚岚

责任编辑: 丁文梅

特约策划: 苏 辛

特约编辑: 弓迎春

装帧设计: 仙 境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210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8.75

印 数: 001-10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235-9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仓皇的青春与爱情	○	P001
不信时间能治愈	○	P051
公开课	○	P077
断 指	○	P120
草 莓	○	P140
荒漠甘泉	○	P151
暑热的身体	○	P173
飞翔的阻力	○	P187
偷 爱	○	P227

仓皇的青春与爱

母亲病了，很重，住进了医院。父亲从杭州打来电话通知时，语气慌张无措。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很强悍的人，因此几十年的相处中，他们的争吵甚于甜蜜，冷战多于扶携。突然听到父亲居然慌得要哭的声调，当然不寻常。不必再考虑，我在最短的时间里赶了回去。后来我知道，几乎在我上飞机的同时，定居法国的姐姐也正在前往戴高乐机场的路上。

我跟姐姐在母亲的病床前见面了。巧的是，我们相见不到两个小时，陈蕾提着果篮走进了病房。这几年她一直住在杭州，时常能在街头遇到我父母，两家依旧住得近。在我跟姐姐都远离父母的时候，也许陈蕾更像是他们的女儿吧，她可以在街头站上半个多小时，对他们嘘寒问暖的。此刻我们三人呈半圆形围在母亲

的床尾，母亲简直成了个被娇宠的女孩儿，甜滋滋地一直笑。

母亲的病其实不算太严重，一大半是父亲想象出来的。病情由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引发，治疗方式早已成熟，再住两天就可以回家自行服药控制了。听大夫这么介绍后，我们放下心，气氛轻松了。母亲看了我们一圈，问：“你们多长时间没见过面了？”我说：“您是问我跟陈蕾？还是阿姐跟陈蕾啊？我跟陈蕾有十三四年没见了吧？”陈蕾征询姐姐的意见：“我们俩有七八年了吧？”姐姐点头，道：“要说我们三个人碰到一起，总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母亲道：“难得难得，为了我的病，把你们聚到一起来了。”

因为这句话，我们三个人走出病房，走到外边的一处草坪，用手机合影留念。

三个女人，加上父亲，从医院出来后，去了我们一直热爱的一面馆吃片儿川面，一种既浓郁又朴素、既乡村又高雅的味道进入喉咙，更宝贵的是，它始终如一。从我童年时偶尔能走进来品尝一回到今天依然只能偶尔回家来凭此怀旧，它就像是同一碗面。除了味道，还有分量、温度、浇头和这只蓝花大碗。如果一定要找出不同，那只能说是吃面的人了。父亲当然是年迈之人了，姐姐、陈蕾、我，我们互相望着，虽没有人直说，但那句话不是一直在嘴边徘徊吗？“啊，老了，我们都老了。”

晚上，父亲早早睡了。我和姐姐两人开了电视，固定在杭州台，发着呆，或者听一阵里边叽叽呱呱的杭州话。我觉得沙发上并排坐着的我们俩很像是被父母留在家中的一对小姐妹，静静地用电视打发时间，心思却又不在电视上，而是支着耳朵听门外的动静，等父母归家的脚步。

真的就像我说的，姐姐的心思并不在电视上。她突然幽幽地说：“你知道我现在跟谁在一起吗？”

我扭头看她。这不好猜。十一年前，她孤身一人去了法国，断断续续告诉过我们若干个法国男朋友的事，但是从没到结婚的地步。我们谁也不敢深问下去。她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她不说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这会儿突然起了这个话题，那必定是我认识的人喽？

我等着她的回答。

“郭文。”她回答。

郭文！那是我无论如何猜不到的名字！他竟然去了法国！他竟然跟姐姐在一起！

我伸手拍拍她的手背，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合适。但是我想用这个动作来表达我的理解、欣慰和祝福。

“你怎么不告诉妈妈？在医院里。”我说。

姐姐浅浅一笑，反问我：“我告诉她了，她是会高兴还是会难过？我想不好。所以就算了。就你知道就行了。”

我怯怯地问：“陈蕾知道吗？”

姐姐摇头：“不。”立即再次强调：“就你知道就行了。”

姐姐阿瑾

姐姐已经上班了，我还在上高一。有一天，她突然拿回家一个巨大的旅行包，巨大！中国人是不用的，街上也没有卖的，我

只在来杭州旅游的外国人那儿见过。那个时候外国人也不多噢，一般是一对男女或者两三个同性的，每人背一个——比半个人还高，到处是兜子、带子和锁扣，可以把整个家当都装进去——在杭州的湖滨路上走。他们的高个子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本来就很显眼了，加上这种比我们逃难用的还庞大的包，就更加招惹人的眼光了。所以，姐姐的这个包被拽进门时，全家人很震惊。

姐姐却轻描淡写：“哎，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我要去旅游。”

父母原先根本没把她的宣告放在眼里，现在觉得像是真的了，两人同声急问：“去哪里？”

“西藏。”

简直是惊雷。西藏是比美国更加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常听说有人去了美国，但很少听说有人去西藏。

“你一个人？”母亲听懵了，呆呆地问。

“不是啊，六号院的陈蕾一起去。”

陈蕾我当然知道，陈蕾是我们全家都知道的，姐姐最好的朋友，从小到大的朋友，她家跟我们院子隔条马路，斜对面。姐姐根本不必用“六号院”来定义她。因此我觉得有些怪。

陈蕾一起去，父母的心跳恢复了一些，但是仍有疑惑：“她爹娘肯啊？”

“有什么不肯的？人家哪像你们？人家的爹娘很大度很开明的，还鼓励陈蕾去。喏，这个包就是他们帮我借的。”姐姐不再多言，开始摆弄那只包，随便找了点儿大东西扔进去，然后试着背上身，试着把所有的绳啊带啊都系起来，最后她把自己弄得像个五花大绑的犯人，我在旁边看得好笑，忘了替她而起的担忧。父母两人

先是垂着手站在一旁，后来渐渐的，也伸手过来帮忙，大概他们看姐姐的架势，也是挽回不了了，何况还有人家的父母在做对照，但是最最关键的，我猜，是因为姐姐已经上班了，挣钱了。她在我们家有了地位了。

后来我们四个人还一起研究那个包的某一处机关是干什么用的，赞叹某一处设计又是如何巧妙。我还拿过来背了背，几乎拖到地。

这次出门远游并不是只有姐姐和陈蕾，还有第三个人，一个男人，叫郭文。他和姐姐什么关系？现在说，当然是男朋友。那会儿，这个称呼让人说出口，我相信他们俩私底下也不会这么明确称谓的，后来姐姐对我和盘托出时说的是“我跟他要好”。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谈恋爱”的意思。郭文不是杭州人，是离杭州很遥远的一个偏僻小地方的人，比如温岭啊、乐清啊、岱山啊这种地方，具体哪儿我忘了。但是郭文是一个画画的，长得高大帅气——这两条就不太像那个小地方了——他到姐姐所在的家具部门实习，给他们设计新式样，两个人就认识了。

大概他们“要好”了几个月以后，郭文提议去西藏。这是他的梦想，甚至可说是一生中最大的梦想。一个画画的，怎么会不懂憬西藏的风情和美景呢？姐姐当然热烈地响应这个提议，她其实比来自乡村的郭文见的世面还少呢！一对甜蜜的隐隐约约没把心思挑明的男女，各自身背巨大的背包，行走在茫茫的高原草甸，夜晚仰望灿烂星空默默无言，整个宇宙仿佛只有这两个人存在，而整个宇宙也只为这两个人存在。这是何等壮丽的浪漫！

凭着这样的想象，姐姐绝对不能说“不行”。但是她自己就先过不了的一关是：一个女孩如何有理由独自跟一个男孩出行？即便他是已被父母接纳的结婚对象。若允许他们远游，孤山野岭、荒郊野外，不是默许他们“出事”吗？哪个父母都不会这么没脑子的。很快的，也是当然的，姐姐就去求助陈蕾同行。“这有什么难的？”陈蕾毫不犹豫，姐姐话音刚落已得到了她的应允。如果不是考虑到两家住得近、两家的父母彼此认识、随时随地可互通信息，陈蕾都可以为姐姐撒谎、打掩护，只做一个名义上的同行者。现在她得实实在在打起背包与一对正朦胧相爱的人一同出发。但这有何妨？陈蕾不怕当电灯泡，好朋友永远是好朋友，好朋友的地位绝不在任何人之下。

两个女孩在四个家长、三个兄弟姐妹的目送下上了火车。听了一堆嘱咐，挥了半天手，汽笛终于拉响了。待火车驶出了安全距离，那个郭文从前边一节车厢走来了。他们的票是座位挨在一起的。两个女孩都笑咪咪地看着他走过来，虽然含意不同；郭文也带着微笑，有一种作弊之后的歉意。姐姐喜欢他的微笑。

一排三个座，陈蕾靠窗，姐姐居中，郭文坐靠过道的外侧。他不多语，但是做很多事：给她们接开水、削水果、挂毛巾、找扑克、买杂志、清果盘，等等等等。没有献殷勤的意思，因为他慢悠悠地、不慌不忙地做，温和的眼神像是在照顾两个小妹，很自在又很满足的样子。两个女孩也就在他的照顾下，变得越来越娇弱稚嫩，越发需要呵护了。

郭文当然不会忘了带画夹，相反，他的行李大部分都是他的

绘画用具，但是他没有取出来现场作画。姐姐心里很希望郭文在一车厢乘客的围观下挥动碳素笔为她画一幅肖像画，人们必定又惊又羡：哇！他是一个画家！而她真漂亮！他们是一对儿！姐姐能预料到这些心声。但是，郭文像个专属于她俩的列车员，一个眼里有很多活儿、随时会起身替她们料理一切的列车员，单单忘了他的艺术。

遗憾的同时，姐姐更敬慕他了。

他们搭了许许多多交通工具，看到了许许多多奇异景致，高原、湖泊、山林、河谷，想象中的、书本上的，都一一在他们眼前展现出来。幸好他们年轻健康，所谓的高原反应只在陈蕾身上出现了一天。郭文借了一台照相机，三个人小心翼翼地轮流使用，还准备回到杭州洗出来以后比比各自的照相水平。要问个路、打听什么时，很默契地，两个女孩在前，郭文退到一旁。一切都平顺，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好像此地不是人烟稀少游客亦寥寥的西藏，而是专门为他们清了场的游乐园。

无论他们在哪儿，到处都能看到积雪的山峰，也到处都可入画，但是有一天他们走到了一处美得不同凡响犹如仙境的地方。视线左前方山脉绵延，积雪在山顶一蓬一蓬遥相呼应，眼前一片湖水，纯净到发出蓝盈盈的光。湖岸的石头也光滑润泽，像在温顺地守护这一方宁静的湖面。郭文坐下来，打开画夹开始描摹，两个女孩则低头寻找形状美丽的石头，最好还是有奇特纹路的，将来摆在窗台上，会是最好的纪念品。郭文快画完了，他大概是想调整一下画纸在画板上的位置，便把夹子打开，这时候突然就

刮来了一阵风，“哗啦”一声，把那张画刮进了湖中。郭文愣了，虽然站起了身，却未挪动步子。姐姐此时倒反应迅速，跑上前去，冲进水里。画离岸不远，再迈出五六步就够到了，但是郭文把姐姐紧紧抓住了。“水凉！”他喊道。姐姐这才感到了小腿被针扎一般的刺痛。

郭文把姐姐揪回岸上，给她脱掉鞋子，扒下袜子，再把裤腿高高挽起，让太阳把她的脚丫子晒干。姐姐和郭文的身体前所未有的地贴近接触，她的心跳得厉害。在高原上，这跳动会放大许多倍，对方肯定听见了她心脏的跳动。

那张画还在不远处晃啊晃的，像是调皮的孩子仍在诱惑他们前去捕捉。

“怎么办？”姐姐望着那张画问。

“没什么。我刚学画画时，画一个苹果都画了几十张呢。再画一张好了，肯定比这张好。”

于是，姐姐安静地晒着脚丫子，郭文安静地描画，陈蕾呢，她当然一直在前前后后地照应着方才的落水一幕，但是姐姐那一刻却没有意识到还有她的存在，后来回忆此事，总觉得那天怎么陈蕾没出现？难道那天她一人待在旅馆里？她的高原反应应该已经过去了呀。

郭文很想看到天葬的场面，问旅馆的老板、杂货铺的藏人店家、从相貌上已经分不清是汉是藏的出租各种用具包括牦牛的生意人，谁听了他的请求都摇头：“这个不成。天葬是除了天葬师以外谁都不能在场的。”郭文向他们解释自己不是游客那般来猎

奇来观光的，听的人明白他的意思，但是都为难，说：“找机会吧。等等看吧。”没想到在他们要离开的前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时，他们雇过一次的藏族导游跑来旅馆找他们，说有户人家正抬着一个死者上山，他已经得到人家的同意了，那户人家也答应上山以后请天葬师破例许可他们在旁。导游指给他们看那座山的方向，让他们现在追过去。

三个人都没想到要准备点儿什么就跑出门去。青白色的空气中，能看到远处一些重叠的人影。在这样的时间和气氛中，并且预知到将要面临的景象，两个女孩的腿已经开始发软，向前跑的双脚像是踩在沼泽中，深一脚浅一脚，东倒西歪。

赶上那户人家，他们果然知道来意，让这三人跟着上山。姐姐和陈蕾互相紧拽着对方的手，尽量离他们和郭文远一点儿，眼睛也不敢往其中一人背着的那一团包裹看。山不高，路面全是砂石，跟到一处岩架，有几块很大很平整的石头，他们把那团包裹放下。三个人等待天葬师前来，没料到天葬师竟然一直都在人群里边。天色比方才亮了不少，那些家人不知消失在何处。天葬师燃了烟，吹哨呼唤秃鹫。姐姐和陈蕾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了，她们浑身打颤，甚至上下牙敲出的“嗑嗑”声都清晰可闻。秃鹫一只两只，盘旋着来了，两个女孩背对那块平台，蹲下身，缩了脑袋，埋进胸口，双眼紧闭，双手紧捂住耳朵。其实都无济于事，寒气跟恐惧，紧紧包裹住了她们。

在她们可怜得如同两只出壳即遭难的雏鸟之时，姐姐忽然感到一阵暖意兜头而降。郭文把他身上的毛衣脱了下来，从姐姐的头顶扣下去，正好把缩成一团的姐姐全部裹住。温暖传遍周身，

姐姐甚至觉得那一刻什么可怕的东西都伤害不到她了，她已身披盔甲。

身披盔甲的姐姐不知道郭文还把衬衣脱给了陈蕾。当仪式结束，鹭影远去时，姐姐和陈蕾才看到郭文只剩了一件背心。那些裸露出来的皮肤被冻得又硬又白。

郭文的实习期结束了，回他的小县城去了。按两人之前商定的，姐姐开始向父母透露一点儿关于郭文的信息，渐进的，渗透式的，以免他们受惊吓，这是那时候背着父母谈恋爱的女孩子唯一可选择的方式。

姐姐说：“我们家具部马上要出新样子了，几个画院毕业的学生来帮我们设计的。”

妈妈说：“哦？小青年啊？杭州的啊？”

“哪里的都有。”

“小地方来的吧？又是画画的，没什么大出息，你离他们远点儿。”父亲在一旁虽手捧报纸竟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

就这么一回合，姐姐败下来。她的胸中那么多已经准备好的，正要分次分批一一吐露的心思就这么生生被堵塞住了。连我这个对郭文还一无所知的人听到父亲的话语，都仿佛有一种被饭团噎了的感觉呢。

可怜的姐姐那几天不再试图跟他们提起郭文，但是上班时偷偷给郭文打电话，每打一回就掉一回眼泪。

郭文终于下了决心，电话里对姐姐说：“我明天去杭州，直接见你爸爸妈妈。”

姐姐又期待又担忧：“那我怎么跟他们说啊？你突然这么跑过来。”

“你什么都不用说。一切交给我，好不好？”

这自然好，可郭文有担当，姐姐岂能不担当。当天晚上，全家四个人的饭桌上，还没吃几口饭，姐姐开口道：“爸！妈！明天有个人要来我们家。”

“谁啊？”

“叫郭文，前段时间帮我们设计家具的。”

“他来我们家做什么？”母亲停了筷子。

“来看看你们，跟你们谈一谈啊。”姐姐竭力想把这件事描述成类似陈蕾要来我们家玩玩这么简单。

父亲将手中的筷子敲了母亲的手背一记，意思是：这还用问？然后转对姐姐道：“成天背点儿颜料啊铅笔橡皮啊，晃来晃去，我见过的，很丢脸的！根本找不到像样的饭碗！画几张画能当饭吃？要是从乡下角落来的，越发要命喽！到杭州来能干什么？只能坐在西湖边给过路人画画！跟叫花子也差不多。你趁早拉倒。”

父亲说完，母亲也已打好了腹稿，接道：“是啊，乡下人到杭州来，就变成盲流了哎！你倒要养着他！画画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从来没听说画画有好日子过的。我们要同意了，就是害你！你没有社会经验，简直瞎来！这么大的事儿，随随便便就商量好了要到家里来？到家里来干什么？来了意思就是定了？你赶紧告诉他，不能来啊！我们不会见的。”

“人家明天就到了。”

“到了你就告诉他，让他马上回去。”父亲接着扒拉饭菜。

“你们先听听人家怎么说嘛！”姐姐的眼眶里有泪在上涌。

“我们根本不同意，见了算怎么回事？互相难堪。他不能到家里来啊，我告诉你！”母亲正色道。我真是有些奇怪了，在许许多多事情上，甚至可说在任何事情上，父亲母亲两人之间都是针锋相对、各执己见、互不服气、互相攻击的，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如此的立场一致、声气相通？他们根本没有事先讨论过呀！

姐姐扔下碗筷，跑进自己的房间——我和她的房间，“砰”的巨响，把门从里边锁上了。

父亲和母亲不动声色，也不再言语，两人把碗里的米饭一粒不剩地吃干净，母亲去洗碗，父亲读报。我无处可去，只能留在饭桌旁做作业。

大家都不说话。他们连我也不理了。时间到了，他们睡了。我撑到很晚，再没办法撑下去，只好去敲我房间的门。敲的同时一扭门把，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了，姐姐和衣躺在床上睡着了。腮帮子下边的床单湿漉漉的。

最终郭文没有出现在我们家。

姐姐去火车站接了他，然后让他在陈蕾家借宿一晚。仅仅是普通朋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那个时候，都轻易能得到对方父母的允许，铺床铺被地借宿。可只要是比朋友进了一步，进了一小步，想进门是很难的。进了门，也要领教父母严峻的脸色。事情就是这么怪。

我们家的饭桌上沉寂了许久。谁也不提“郭文”这个名字，我想，父亲母亲从一开始也完全没去理会过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在

空中飘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他们的内心终究还是不平静的，因此他们托人给姐姐介绍了一个小伙子，煞费心地请一个同事带着绕了好几个圈子的一个侄子来吃饭。我那时还没见过郭文，没有对比，但是，我一见那个“侄子”的长相就不喜欢。太瘦了。要是见了郭文，肯定会更讨厌他的。

他话很多，但是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吃东西。我记得我一边盯着他忙碌的嘴巴，一边想吃这么多，怎么这么瘦！都吃到哪里去了？

姐姐没有我们担心的那样摆脸色给大家看。也因为没有人要求她说什么话，她自顾自吃着听着，还添了小半碗饭。那个侄子欢快地告别以后，父亲母亲又齐刷刷地夸起他来：单位好！头脑活络！精明相！以后到哪里都吃得开！身体健康！蛮会说话！懂事！穿着干净得体！家里有亲戚在香港！牙很整齐！

姐姐没有说话，只在听到他们说牙时，笑了一声。

父亲好像听懂了姐姐是在讥笑，立刻解释道：“你不要笑！一个人的牙是很重要的，是门面。你看看台上做报告的领导，要是长一口烂牙，你说像什么样子？”

他们没有直截了当问姐姐对这个瘦“侄子”的看法。反正他留下了工作单位的地址和电话，这个人是跑不掉了，只要想找，就能找到。临走时，他还热情地对我父亲母亲说：“叔叔阿姨，有空我再来看你们啊！”并飞快地偷瞄了一眼我姐姐。

没等这个“侄子”第二次拜访，郭文就找上门来了！

那天我从学校回家挺晚，推开门，看见一个年轻男子在门厅